

台灣上官鼎真品全集

英雄出少年

下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上官鼎

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英雄出少年 下

(台灣)上官鼎 著

英雄出少年

[台湾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闻一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郑州文华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20

插页:8

字数:450,000

印数:10,000

版次: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1744—6/I·1624

定价: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武

侠

经

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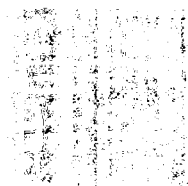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上官鼎生于1917年。1955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，是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之一。享誉港、台、澳、大陆之间。上官鼎先生一生中有很多巨著问世，在台湾众多的武侠名家中有“侠圣”之称。

上官先生的作品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精华且开新派先河，融合了“北派五大家”的精髓。把玄妙心法、人世沧桑、奇功秘艺、儿女私情与悬妙设置，巧妙的共治一炉。集前辈大成又在新派独领风骚。

上官先生的作品，个性鲜明、情节奇巧、结构宏阔、境意深邃。作品中描摹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，上至皇帝大臣、下至市井无赖，从大侠名家到无名小卒，无不活灵活现。在情节结构上，上官先生的作品堪与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第十二章 闯江湖女侠惊敌

遂隐身暗处，遥向那屋中窃觑。

刚一眨眼的工夫，突听得沈家大门一响，只见出来了个老头儿，取道向那清湖镇而去。

他恐惊动屋中的人，也没理会老头儿的去向，旋又听得屋中，隐隐传出一阵妇女啜泣声，不由心中一动。

忙蹑足摸到窗前，就窗纸破孔，向里一张，见小三媳妇，正抚尸哭泣，堂中还有个老婆子，和一个小厮外，且没见什么玄装少年，心想：“这小娘们，定是那姓字文的，连人带马一齐弄来的无疑，但那厮又上哪里去了呢？殊令人不解？”

他呆立窗下，脑际忽泛起一个新的念头，马上改变了主意，同时，又因屋中并无扎手人物，胆气顿壮。

遂抡动大环刀，暴喝一声，立即劈门而入，那堂中周家母子，见状大惊，忙向黑暗里躲避。

剩下正抚尸痛哭的柳姑娘，惊惶间突不及防，被那贼拦腰一把抱起。

退出院中，用布将姑娘的小口一勒，又用腰带剪绑了她的双臂，解缰上马，直向东北而逃。

他在马上挟着姑娘，一路寻思：“天一亮，要赶到江东港，吃罢早饭，再向东取道昌山，处州，回雁荡山，在那附近找个下处，与这小娘们成家立业，并做点没本钱的买卖，两口子舒舒服服，过着下半辈子，也就算了，再不要在人家眼皮下讨生活，多恼气。”他想到得意处，那张险森森的铁青面庞，不时微露笑容。

那“乌云赶月”的脚程快极，天刚透亮，江山港即已遥遥在望，他又一想：“这娘们不能要她进镇，必须先将她藏在郊外，待我饱餐一顿之后，回头再给她带点食物，一同上路。”

主意既定，遂将缰绳向右一带，打马爬山。

拂晓前的天气，忽然又一暗，在这山林原野间，树影幢幢，风声飒飒中，更感觉阴气森森，分外凄凉。

他刚行至山麓，眼角黑影一闪，忽瞥见左首山洞中，窜起了一团黑黝黝的东西，穿过马前，一掠而逝。

眨眼间，那团黑影，已消失在右首树林深处，踪迹不见，声息毫无。

他在马上不由打一寒噤，先还以为这是山间什么野兽。

再又一想：不对，什么野兽有恁快的身法，看那黑影形象，有点像人，如果真的是人，这人一身轻功，那还了得。

坐下的“乌云赶月”，虽是龙驹，蓦然间，吃那眼前掠过的黑影一惊，也不由的一阵长嘶，刹脚不住，前腿一掀，随即人立起来。

差点将那贼和姑娘，一齐摔落鞍下，它前腿着地后，又回身原地打了一转，才恢复宁静，继续前行。

他策马前进，沿着树林边际，不断地扭头向内视探，见无什异状，也就将刚才这事，放过一边，暗自宽慰道：

“管它是人是鬼，或是野兽，我不招它，谅它也不致来惹我，这里距那江山港，不过咫尺，大概耽搁一顿饭的工夫，还没啥要紧，仍照原来计划行事较妥。”

于是又走了一程，遥见前面不远山坳间，一丛古松前，有座山神庙，来到临近，才知道庙已十分颓圯，废败的连山门也无。

他下得马来，就庙前小松，拴罢马匹，一手扶着姑娘，步进小庙，见上面立着一尊形貌狞恶的山神泥像，神前尚有一供桌，布满灰尘。

他由殿角处，抓来一把稻草，拭净供桌泥土，将姑娘向桌上一放，心想：“这庙虽烂，但比郊外露天里好些。”

他将姑娘藏好之后，退出庙来，翻身上马，急向江山港奔去，转眼来到镇中，在一家面食店门前，将马拴了。

进去先要一盆净水，稍事洗浴，然后又要了一盘肉馒头，和一碗汤面，方待举箸就食，忽瞥见门外，来了四个衙门里公人，正站在马前，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他坐在店中，这一扭首向外之际。

同时，门外那几个公人的眼光，也向店中一扫，且都面现惊容，他看在眼里，也没放在心上，仍旧埋头吃面。

头四个公人，在门外商议了一阵，似对店中这人，已作了个重大决定。

遂回身进店，内中一人，即冲着马凯，抱拳说道：“朋友！你可是打从江山县方面来的？”

那马凯并不理会来人的问话，只是一面埋头吃面，一面应道：“你管我是那里来的！”

那公人说道：“朋友！话不是这样讲，出门的人，眼皮子可要放亮点，我只请问你，拴的那匹黑马，可是你的？”

马凯顿时双眼圆睁，向四面一扫，怒声说道：“你们将眼皮放亮些，怎知道这马不是我的？”

另一公人插口，说道：“朋友！你是敬酒不吃，愿吃罚酒，我们好向你说，不听，老实告诉你吧，那马主人已告到了杭州郡。这场官司，你打定了，是汉子，跟我们一路向杭州衙门走一趟，都是在江湖上混的人，决不让你吃亏！”

那马凯一听，不禁气往上冲，两眼一翻，将手中那双竹箸，猛向桌上一拍，大声骂说道：

“放屁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，今天找茬儿，找到你家大爷头上来了，赶快滚，不然，招呼挨揍！”

站在里边的另一公人，也大声喝道：“少跟这小子废话，将他拿上再说。”随由袖中抽出条铁链，双手一抖，向马凯头上就套，连将桌上的那盘馒头，撒了一地，那碗未吃完的汤面，也弄翻了。

马凯见状，忙立起身形，左手向上一撩，捞着套来的铁链，顺势向怀里一带，那公人被带得向前一冲，铁链也同时脱手，他又抬腿一脚，将右首一个公人，踢开丈余，随即闪身离座。

正待点手再打那其条两人时，忽瞥见门外，又来四个公人，两个手中拿着单刀，堵住门口，另两个却将那黑马牵走了。

他心头当下不由急怒交并，掣出肩间大环刀，大喝一声，挺身外出，猛向门口两公人，抡刀就剁。

那两公人各拿单刀向上一封，同时，闪身退到街心，他刚一随身跟上，店中又纵出两个，各抡着一柄单刀，一削他的左肩，一削右腿。

他接着又一声暴喝，抡动大环刀，先向面前两人，各虚虚一点，将他们逼退了一步，跟着使出“脱袍让位”回手一刀，向身后一捅，顿将背面袭来的两柄单刀，双双飞，他拧转身来，扫出一脚。

又将身后四人，各掀了一个跟头，那被踢翻的公人，内中一个却就地喊道：点子扎手，弟兄们当心！

他抡开大环刀，正待反身再扑杀另两公人时，蓦地听得由街口传来一声清叱，有人大声喝道：

“你这窃马贼，我看你今天还能逃向哪里去。”语音未落，眼前人影一闪，一个玄装少年，竟徒手向他扑来。

他趁来人身形未稳，乘势一招“玉带缠腰”，向对方右肋，横截过去，不料那玄装少年，身法快得出奇，一个旋步转身，早欺到他的肩下，猛翻手腕，一把扣住了他的握刀脉门，加力一紧，那柄大环刀，即首先脱手。

“呛啷”一声，坠落街心，同时，只见那贼痛苦地咧嘴呲牙，两眼直翻，屈腰蜷腿，哼声不绝。

这时，被踢翻的两人，早已爬起，和其余两个，一齐向前，抱拳说道：“朋友，谢谢你大力相助，请问贵姓，你是否也与这贼，有什梁子？”

宇文杰一手扣着马凯的脉门，一手指着他的头顶，说道：“我姓

宇文，这贼昨夜在江山县上台附近，窃走我的黑马和人家一位姑娘，我就是由那里，一路跟踪追赶下来的，真谢谢各位！若不是你们将他截住，我恐怕一时还追他不上。”

内中一个公人，马上笑面相迎，又抱拳说道：“呵！你老敢莫就是宇文杰，宇文大爷吗？”

宇文杰微自一愕，随即颌首微笑，说道：“你怎知道我姓名？”

“在下李五，是杭州郡的捕头，前天，我们即奉了总捕头柯老爷的委派，开具了失主的姓名，和窃马贼可能的特征，以及那马的毛色等，命我们弟兄几人，在这江山港至昌山一带拦截，已埋伏了两昼夜。这贼是刚才来到，你的马在这里，可是没见什么姑娘呀？”

宇文杰这才明白是那柯又奎，从中帮忙捕缉贼人，内心不由十分感念，当向众公人稍谢一番后，遂略松右手，手扶着那贼头顶一摇，说道：“黑贼！那沈小三的媳妇呢，你藏在什么地方了？快说！”

那贼睁开双眼，向上一翻，仍垂头不语。

宇文杰右手，又略微加力一紧，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那贼受不住，即哼声说道：“要我说，你得松开脉门！”

宇文杰右手略松，他即道出藏匿姑娘的地方。这时，店中走出两个公人，抖出刑具，将那贼上了脚镣手铐，另外两人，已将那黑马牵来。

那马一见故主，即“希聿聿”一阵长嘶，他松了右手，接过马匹，这才由公人牵着贼人并拾起他的那柄大环刀，一同向后山扑来。

众人来到山坳处，略一打量，见这座山神庙颓废不堪，庙门前遍地尽是鸟屎狼粪，进庙一看那有人在。

宇文杰即怒声问道：“人呢？”

那贼见状，也不禁一愕，眼珠一转，遂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大丈夫做事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我分明将她放在这供桌上面躺着的，她要是挣脱了捆绑，或是有人将他弄走了，我怎能知道。”

捕头李五来到供桌前，仔细观察，又用鼻尖凑向供桌两端，乱

嗅了一阵，遂回答宇文杰说道：“看桌上的情形，干干净净的似像睡过人，桌头间，且有股发油气味，也像似女人，不过，没有一会的工夫嘛，人上哪里去了呢？”

另一个公人，一眼瞥见满地的狼粪，不由心中一动，神情陡形紧张，急声呼道：“唉……吗！莫不是被狼拖走了吧？”

李五立即摇首反驳，说道：“那并不见得，真要是狼来，也不过是当场撕咬，决不会将人拖走，连附近一点痕迹不留。”

宇文杰急的只是抓首摸腮，束手无策，遂说道：“李头，这个窃马贼，你们准备怎么办？”

李五说道：“这是上面交办的案子，我们要连人带马，解面杭州销案，宇文大爷！最好，你也去一趟，那当堂领马的手续，要你亲自办哪！”

宇文杰立身庙外，略一沉吟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李头！你们先回，我想在这附近一带，寻找那姑娘下落，活着要寻到他的人，死了也要寻她的尸，三天以内，我定来杭州拜望各位。”

说罢，遂拱手为礼，互告分别。

宇文杰眼送众公人，解着一贼一马，下山径去后。

遂向这庙前庙后，山里山外，各处寻找，不见踪迹，并且连一户农家也没见着，心头不觉大急，暗自忖道：

“如被野兽拖去，这附近应有尸骨残骸，难道是来了绿林人，又将她劫走不成？果真如此，一点迹象没有，向哪里去找是好！”

他一看天色，日将晌午，遂悄然下山来到江山港，借吃饭之便，向店家打听，这附近有无绿林人物居住。

那店家回答说道：“我们这附近数里人家，不是经商，就是种田，还没听有过什么会把式的人，不过，这镇甸上，南来北往的旅客很多，各色人物都有，是好是坏，那就不大清楚了。”

宇文杰见问不出个所以然，又离开江山港进山去寻，他这次一面翻山越岭，跳涧攀石，满山来回的搜索，一面却沿途高呼柳婉贞

的名字。

经这一阵呼啸之后，突听得山中茂林深处，传来一种清越的口音，也似在高声呼叫，道：“大哥，你是寻人吗？在这里！”

他蓦然听来，顿感诧异，暗自忖道：“这是山谷回音，再又一想：不大像，好似人声呼唤，但怎又不见人踪？”

他满腹疑虑，困惑不解，遂又将柳婉贞的名字，高呼了两声，接着，那茂林深处，即回声应道：“在这里，你来嘛！”

他这时，已断定山中确另有人在，遂向那发音方向，纵身跃去。

他正跃身疾进，还没弄清部位之际，即隐隐听得前面林中，传来一阵似重物撞击枝叶之声。

还夹杂着一种极沉重的人声喘息，不禁大惊，急绕树枝，循声寻去。

由于树林太密，视线全遮，无法看清前面情况，嗣闻响声渐巨，知己不远，遂又攒力前进，转眼已穿出树林。

他于失望之余，伫立林边，再一察音辨向，这才明白那阵响声，系由前面另一片参天古松林内传出。

这片松林，全是数丈多高两人合围不了的大松，干身虽巨，只可惜枝叶凋敝，类多朽木。

他观定方向，遂又闪身窜进松林，只见遍地叶草没胫，藤葛蔓生，阴风飒飒，霉气薰人，行进间猛一抬头，即瞥见前面不远，一株古松根际，有个年约十一二岁，面目黑黝得如同焦茶的小孩，身上穿着一袭褴褛衫裤。

由破绽间，现出一身虬筋也似的肌肉来。

他再仔细一看，不觉大惊，原来他身下有条乌鳞巨蛇，长约七八丈，粗如水桶，下身大半截，缠绕于两株巨松干上。

他却骑坐在那巨蛇的七寸以下，左手紧扣住七寸抵着树根，右手握着小铁拳，如敲拨浪鼓似的，向那巨蛇头部，擂个不停。

宇文杰突见之下，既敬佩他的忒大胆量，又叹服他的天生神力。

那黑孩儿虽然生得如此神勇，终因人小蛇大，除了仅能给予一阵拳打脚踢外，一时尚奈何它不得。

他遂高声说道：“小弟弟，不要害怕，我来助你，语音未落，即使出一招“黄莺穿柳”向那人蛇缠斗间飞身扑至。

黑孩儿骑压在那巨蛇身上，听得人声。

回首见是宇文杰由林外冲来，自己抽身不得，即用右手一指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请你将那树上的刀，递给我！”

宇文杰顺着他的手指处一看，原来是一柄匕首，插在树腰，深没刀柄，急拔下递了过去。

那黑孩儿接过匕首，猛向蛇头七寸处，一连戳了几刀。

蛇身坚韧异常，竟丝毫无损，心头不禁大急，冲着宇文杰，瞪眼相向，大声嚷道：“戳不动，怎么办？”

宇文杰也不禁好笑，说道：“小弟弟，让开点，待我来杀它！”

黑孩儿紧崩着那张小脸，急声说道：“不成，我一让开，它就会咬人。”

宇文杰再一仔细观察，才知，除那蛇身盘住监近的两株松树之外，它的尾巴，却被一个竹制的硬弓夹住，悬在另一株大树上。

由于黑孩儿天生神力，将它七寸扣住不放，那蛇首尾受制，动弹不得，只见它二目圆睁，张口吐信，似已暴怒之极。

“呛啷”一声，宇文杰一手抽出肩头赤索宝剑，说道：“小弟弟！将头偏开点。”接着，用剑尖对准那蛇七寸，着力向下一戳，连剑尖也钉进树根几寸，刹时鲜血四溅，溅了黑孩儿一脸。

他将手一松，腾身而起，一面用衣袖擦抹脸上血迹，一面高声呼道：“大哥，你这宝剑真好，恁快！”

巨蛇虽已被诛，但死而不僵，那条长达数丈，盘在两株树上的圆筒身形，还兀自蠕动个不停。

那黑孩儿见巨蛇已诛，遂问道：“大哥，你是寻人吗？”

他一听，这才记起正事，急声说道：“呵！小弟弟，山神庙里有

个姑娘，你可曾看？”

黑孩儿用手向南一指，说道：“在那面，你跟我来！”

宇文杰由蛇头拔出宝剑，那蛇尚未气绝，今觉头颈部一松，可以活动，马上鼓起余勇，扬头向右猛力一扫“叭哒”一声，一下撞在右前方那株古松上，登时剑口处鲜血直喷，蛇头又向左暴退数尺，始渐渐萎瘫。

黑孩儿赶上前去，连踢了两脚，不动，见果真死了。

这乌溪西山，虽仍属仙霞岭山脉，但距那人烟稠密的江山港，却近在咫尺，最多不过七八里之路。

山中竟出了如此巨蛇，为何镇民还不知晓？这其中另有一段情节。

原来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乌溪西岸沿西山一带，本是住有人家的。

那一年，不知由什么地方，窜来一条七八丈长，水桶般粗，一身乌鳞的巨蛇，昼伏夜出，为害人畜。

乡人起初均不知是何物作怪，有大胆者，于夜间隐匿山麓，暗里窥视，经过数晚工夫，始看清来物原形是条巨蛇。

数村乡民，得悉此讯之后，乃抽派村中年轻力壮者数十人，携带刀矛器械，一起入山捕杀。

不但丝毫伤它不得，而且将它撩得野性大发，当场又伤了多人。

人蛇经过这场拼斗之后，那蛇却长来偷袭各村，攫人而食。

先还仅于夜间行事，嗣后，竟不择昼夜随时光临，各村乡民莫不提心吊胆，寝食难安。

经一再商议，都认为，若仅凭现有人力、物力，实难消此蛇患，干脆，不如举家各移住河东，一劳永逸，以求安全。

临行，又在山脚各行人要道外，竖立禁止人畜入山的牌示。

那蛇见西山一带，人烟已杳，食兽绝迹，突然窜下山北，在衢州，江山两县驿道上，捕食附近家畜与袭击来往行人。

江山港居民，经这一闹，着实慌张，乃由衢州聘来猎户数人，入山搜捕，这一去不返，杳无讯息。

显然，已遭害无疑。

此讯传出，始惊动了衢州郡守，经礼聘茅山道士净虚子，前来除此蛇害，然亦没告成功。

道士虽幸逃脱性命，却跌折了一条左臂落得铍羽而归。

后来，幸遇辰州教教主李自然神师，途经此地，运用无上法力，才将巨蛇收服，封闭在西山山坳间一口枯井中，蛇患乃告平息。

蛇患既平，乡人还不放心。

又在枯井上面，建了一座“蛇神庙”，以资镇压，年代一久，乡人以讹传讹，遂将这蛇神庙，呼为山神庙了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原居在乌溪西岸的乡民，当年都因蛇患举家迁居河东，若干年后，这些人当中，有个姓柳的寡妇，丈夫死了多年，膝下又无一男半女，只孤孤零零，茹苦含辛地守节。

每日只向那江山港或洋口镇，靠卖菜维生，有一天由洋口镇上，卖罢菜回家，行至中途，老远瞥见道旁有个篮筐。

拾起一看，大包棉衣中，却裹着一个婴儿且是男孩，心头不禁暗喜，连忙抱回家中抚养，并将此情，遍告诸亲族。

她将这孩儿，取各“石生”，石与拾同音，暗含拾来之意，一晃即数年，石生已经有五岁。

人虽小，却生的力大无穷，纵跳如飞，眉目虽然清秀，全身却生的黝黑，乡人反不叫唤他的石生本名，而直以“黑孩儿”呼之。

日久，这黑孩儿三字，无形中成了他的绰号。

他生来天真，赋性顽皮，村中一般比他较大的小孩，全都怕他，可是，他对堂上寡母，却非常知道孝顺。

那怕他正在外面闯祸，或者与别的小孩发生拼斗时，只要他妈倚门一呼，他不管当前任何重大事故，即抖手一拍，俯首垂臂，服服贴贴地回家受责。

当他九岁那年，慈母去世，由亲族料理殓葬之后，即帮着人家放牛糊口，不料他赖以存身的那间小屋，被一场天火，烧个精光，牛

主人看得可怜，遂将他收养在家，不几天工夫，哪晓得他住的地方，又遭了火灾。

嗣后，他住到那家，那家房屋不是无端倒塌，就是突然起火，弄得一些人们，谁也不敢收留他，都说他是“破败星”。

他虽然命犯破败，遭人厌弃，可是，他会放牛，无论谁家的牛，只要经他抚摸，莫不长得精壮肥硕，百病消除。

是以，一般人们，还是乐于要他放牛，哪怕是他的食量大些，也都愿意每天供他三餐吃喝。

因河东无处存身，他遂寻到河西，原先准备在那座山神庙里，因门窗均无，墙壁颓圯，无法居人。

后又发现附近古松林中一片旷地间，有株独立古松，树腰间显出一个巨穴，离地虽有三丈多高，他纵身一跃，即攀在穴口向内一张，穴中大得很，像个小房，若住人还顶舒适，只穴底不甚平坦。

又回到河东，搬来些木板料，将穴底铺平之后，他从此每日白昼去河东放牛，晚间来此树穴睡觉。

那五丈多宽的乌溪河面，先还涉水而过，到后来，只纵身一跃，即可凌空虚渡，来去如飞。

他于放牛时，无意中，在原野拾得一柄八九寸长的匕首，将它磨的雪亮飞快，无论近投远掷，莫不百发百中。

他出手既准，气力又大，西山中，那些大如小犊的青狼，只须他遥掷一刀，无不立跌就地。

是以，山里狼群，全都怕他，一听得他的声音，即行远遁，如经他临近大喝一声，更俯首贴耳，慑服得不敢稍动。

由于山中虫豸野兽太多，入夜即四出活动，窜扰得他难于安枕。

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方法，砍来些青竹，用匕首将竹削成无数尖刃，均长约一尺五寸，宽约二寸。

然后，将刃尖向上，倒插在古松四周旷地上，约三丈范围的区域之内，以防野兽从地面窜近古松。